

吉林省白城市金家金代遗址的发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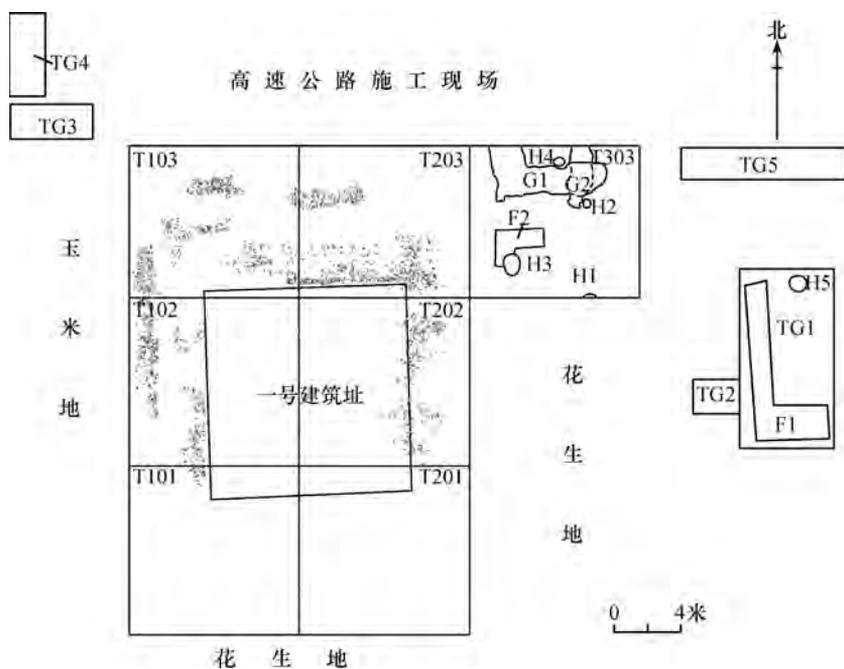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金家遗址位于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三合乡金家村六队东北约 1 千米处，东南距白城市市区近 10 千米，地理坐标为北纬 $45^{\circ} 40' 07.3''$ ，东经 $122^{\circ} 43' 26.8''$ ，海拔高度为 169.9 米（图一）。遗址地处松辽平原西端，地势平坦开阔。地表早已辟为耕地，种植有玉米、花生等作物。该遗址系为配合琿春到乌兰浩特高速公路建设，于 2007 年对公路沿线进行考古调查时新发现的一处辽金时期遗址。2009 年 7 月到 9 月末，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白城市文管所、洮北区文管所，历时近 3 个月，对琿乌高速公路经由遗址范围的占地部分择区段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此次发掘布正南北向 10 米 \times 10 米的探方 7 个，正南北向 2 米 \times 5 米探沟 1 条，正东西向 2 米 \times 5 米的探沟 3 条、2 米 \times 10 米探沟 1 条。实际发掘面积近 800 平方米，发现台基式建筑 1 座，编号为 09BJTJ1；房址 2 座，编号为 09BJF1、09BJF2；灰沟 2 条，编号为 09BJG1、09BJG2；灰坑 5 个，编号为 09BJH1 ~ H5（图二）。文中以 TJ1D、TJ1X、TJ1B 分别表示一号建筑址台基东侧、西侧、北侧；SD 表示碌墩；C 编号器物为采集品。



图一 金家遗址位置示意图



图二 金家遗址总平面图

一、地层堆积情况

遗址地层堆积较为简单，分为两层，以 T303 为例。

第 1 层，耕土层，黄灰色沙土。内含砖瓦残块、泥质灰陶片、白瓷片和铁钉等，并包含少量的现代遗物。厚 5 ~ 20 厘米。H5 开口于此层下。

第 2 层，文化堆积层，黑灰色沙土。内含陶片、瓷片、铁器、铜钱和动物骨骼等遗物。厚 10 ~ 35 厘米。G1、G2、H1 ~ 4 均开口于此层下。

其下即为生土。TJ1、F1、F2 均起建于生土上。

二、遗迹及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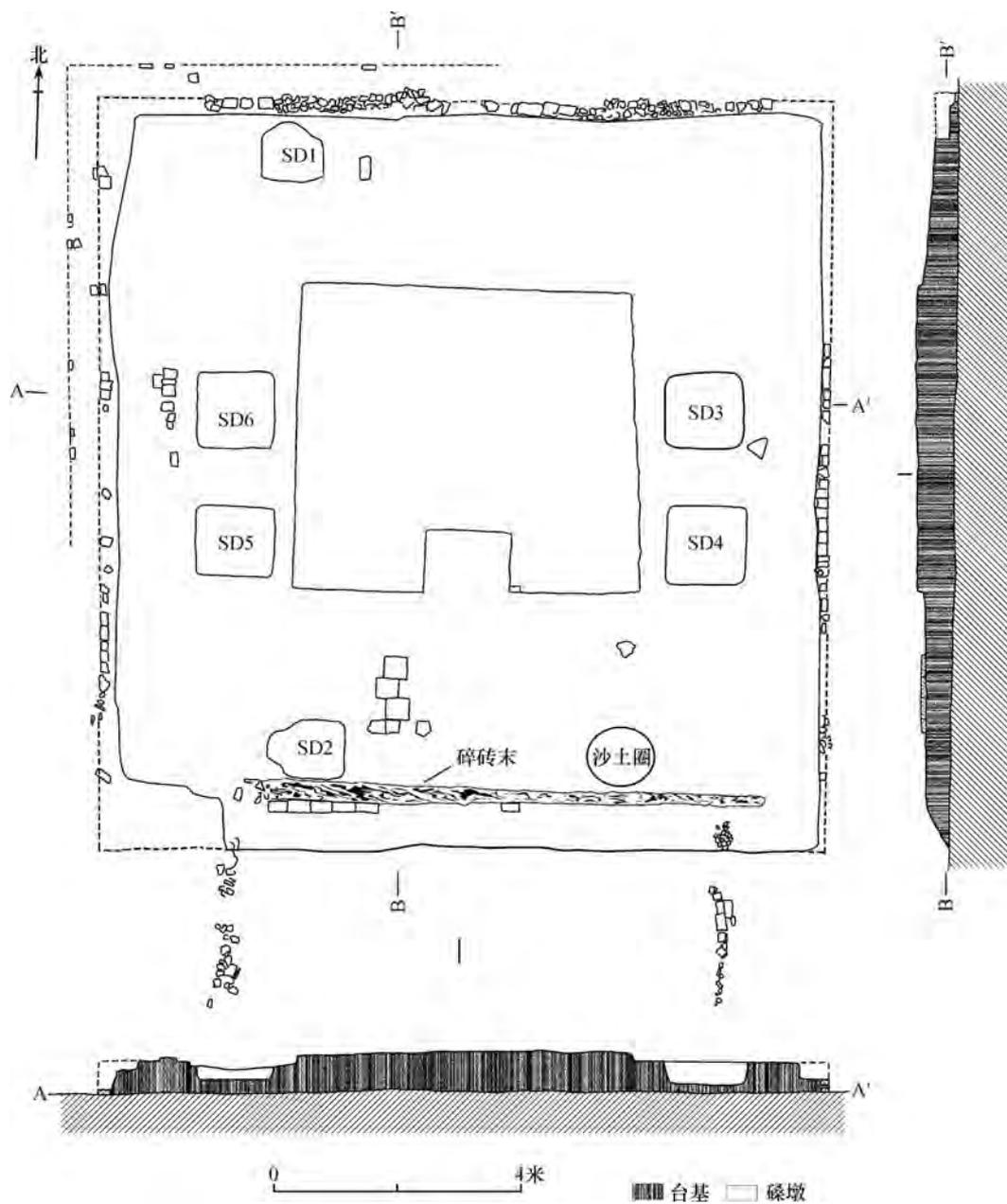
(一) 一号建筑址及其出土遗物

1. 一号建筑址

编号 TJ1，台基式建筑，修筑在生土上，系用内含大量细碎砂石的灰黄色沙土堆筑而成，未经夯实，台基南部残。现存台基平面近方形，东西宽 12.2、南北残长 12.3、高 0.7 米，方向约 177°。

台基外围有包壁及砖钉，台基之上发现有礅墩、础石、凹形台和铺地方砖，台基表面南缘和西缘发现成排的砌砖（图三）。

台基东、西、北三侧边缘均发现有用砖砌筑的包壁，残存 1 ~ 3 层。东缘的砌壁保存较好，残长约 4.5 米，最高处 3 层，砖宽 16、厚约 6 厘米。北缘和西缘的砌壁仅存底层数块，砌壁外侧约 43 厘米处残存数枚半砖改做的砖钉，推测台基周围铺有散水。台基南端有两条平行向南延伸的砖瓦碎块混筑的遗迹，东侧长约 2、西侧长 2.75 米，可能为台基前附月台的遗迹。



图三 一号建筑址平、剖面图



礅墩6个,编号分别为SD1~SD6。填土均为灰褐色,较为坚实,内含砂砾、烧土颗粒、砖瓦碎块等。SD1东西1、南北1.05、深0.3米。SD2东西1.2、南北1.05、深0.3米。SD3东西1.17、南北1.2、深0.38米。SD4东西1.2、南北1.18、深0.3米。SD5东西1.2、南北1.15、深约0.26米。SD6东西1.2、南北1.18、深约0.18米。另于SD2相对应的位置发现黄色沙土圈1个。台基西北部被施工车辆碾压后十分坚硬,难以清理,此处可能会有漏掉的礅墩。

台基之上仅发现两块础石,一为不规则四边形,位于凹形台东部南侧约75厘米处;另一为圆角三角形,位于台基东缘中部。

凹形台位于台基的中部偏北,台面经压实,南北约5、东西约5.7、高约0.15米,凹口朝南,宽1.3、进深1米。凹口内部尚残留有部分白灰立面,残留的黑色垫土上保留有一块完整的沟纹砖印痕。

凹形台南约1.1米处有三块南北向错缝排列的方砖,砖边长36、厚6厘米,正面为素面,背面有14道沟纹,砖下有厚约1厘米的黑色垫土,其下为平整的经过压实的平面,与凹形台表面十分相似,黑色垫土于凹形台的南、西两侧均有分布,推测台基的表面可能均铺有方砖。

台基表面南缘尚存数块单排横向排列的红砖,砖长32、宽16、厚6厘米,砖的南侧面涂有白灰,北侧有一条灰色碎砖末带,长约8.28米,厚3~5厘米;西缘仅余数块残砖,砖下有厚约3厘米的黄色垫土。

平面观之,此建筑址应为面阔一间,进深三间的小型建筑,中部四根中柱外移,以容纳中部的凹形台。

台基东、北、西三侧均发现有瓦砾堆积,南侧未见。值得一提的是在瓦砾堆积之下发现一具缺失四肢的牛骨架,埋藏原因不明。

2. 出土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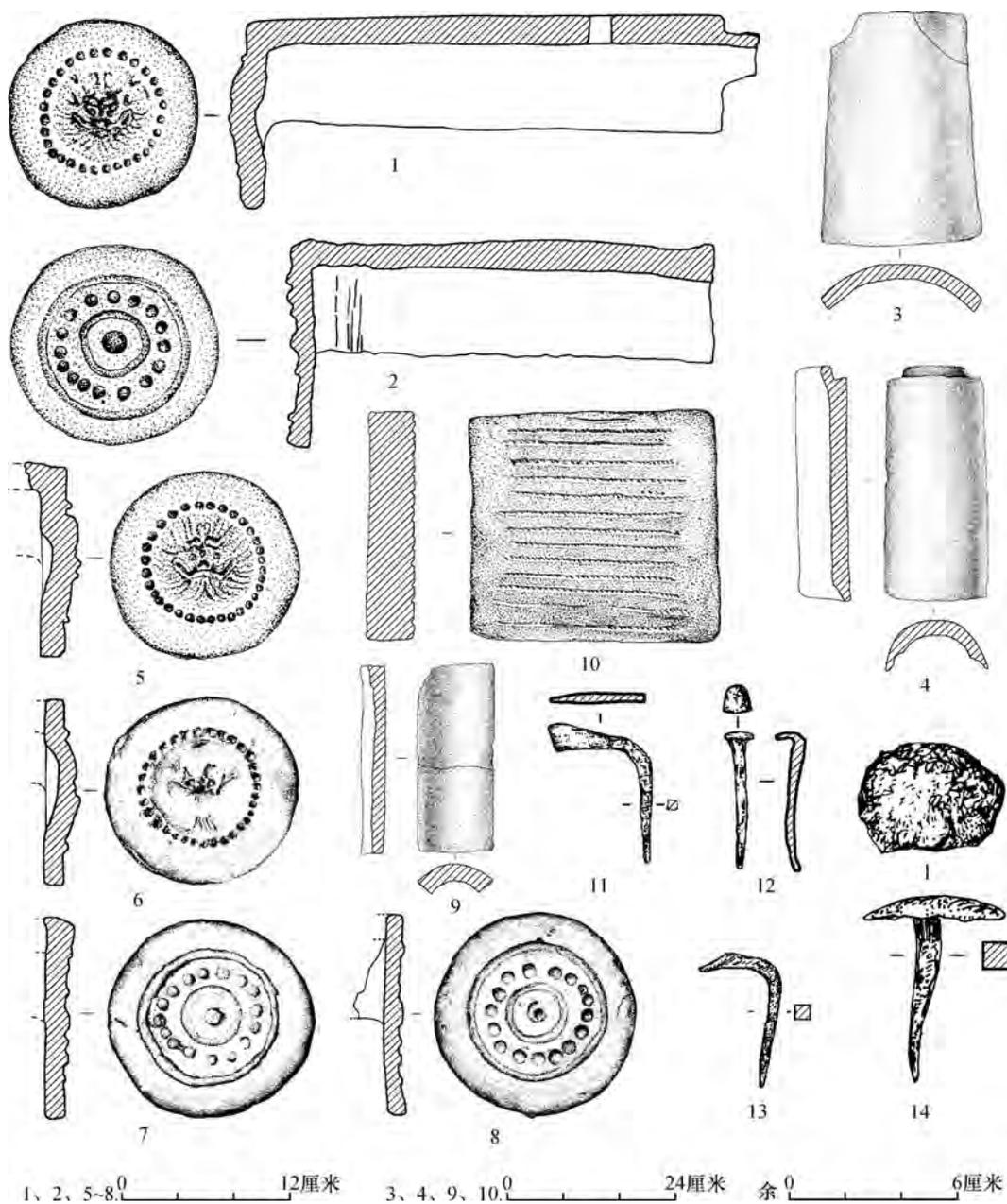
台基的周围出土了大量的建筑构件、饰件残片及少量铁钉,并于台基表面凹形台北侧和西侧出土有彩绘及彩塑残块,介绍如下。

(1) 陶质建筑构件及饰件

均出自台基周围的瓦砾堆积之中,数量较多,多已残破,可知建筑构件有板瓦、筒瓦、压当条、砖等;建筑饰件有鸱吻、凤鸟、兽头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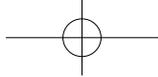
瓦分板瓦、筒瓦、压当条等,均为模制,瓦身两侧可见工具切割后掰断的痕迹,凹面有布纹。板瓦分为屋面板瓦和檐头板瓦,多数涂有白灰。

屋面板瓦,复原7件,均为泥质灰陶。平面呈梯形。标本TJ1X:52,长33.5、宽20~23.6、厚1.5~2.2厘米(图四,3)。



图四 一号建筑址出土遗物

- 1.A型檐头筒瓦 (TJ1D:3) 2.B型檐头筒瓦 (TJ1X:13) 3.板瓦 (TJ1X:52) 4.筒瓦 (TJ1X:40)
 5、6.兽面瓦当 (TJ1D:6、TJ1B:6) 7、8.乳钉纹瓦当 (TJ1B:1、TJ1X:6) 9.压当条 (TJ1X:48)
 10.沟纹砖 (TJ1:6) 11~14.铁钉 (TJ1X:54、TJ1B:19、TJ1B:21、TJ1X:55)



檐头板瓦，瓦沿边缘压制成波浪形，沿面纹饰较丰富，根据其差异，分为四型。

A 型 瓦沿饰戳印纹饰带和凸棱构成的组合纹饰，共两组，两条纹饰带戳印纹方向相反，压制边缘时将下缘的凸棱压断成若干部分。TJ1D : 25，泥质灰陶，稍残。长 36、宽 21 ~ 24、厚 1.6 ~ 2.6、沿宽 4.8 厘米 (图五，1)。

B 型 瓦沿压印有网格纹，根据网格形制的不同分为四个亚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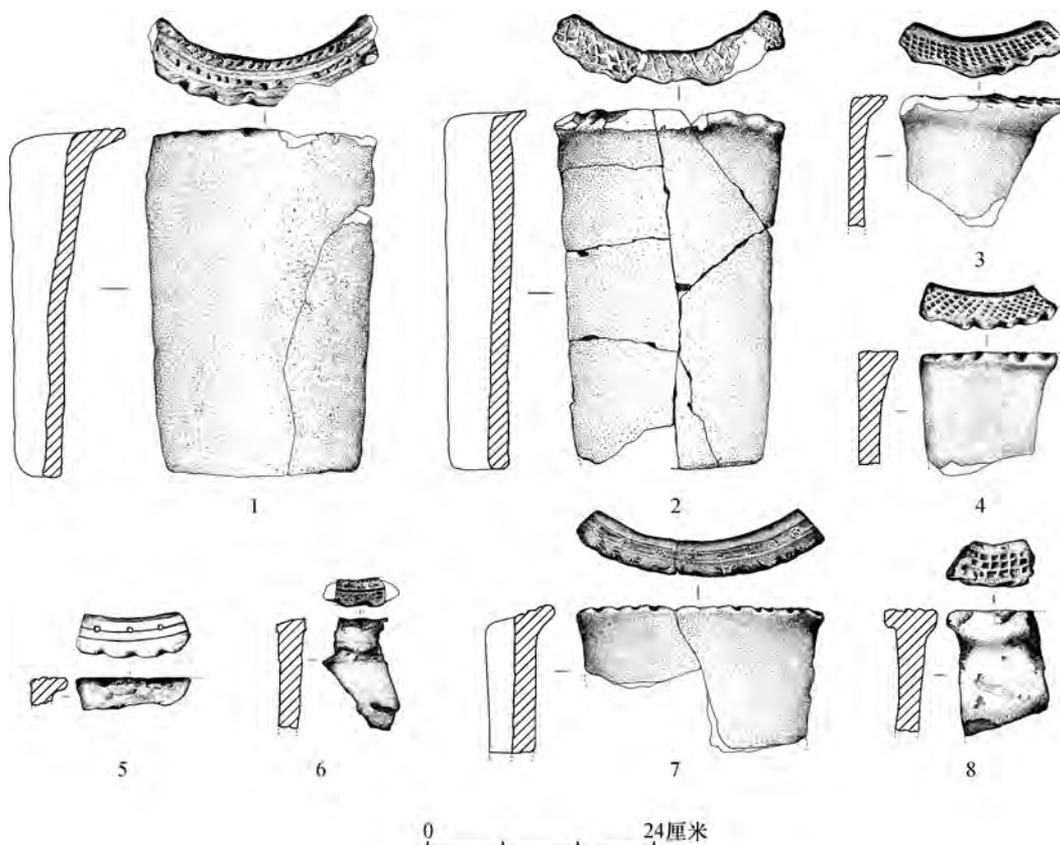
Ba 型 大菱形纹。TJ1B : 14，泥质灰陶。通长 38、宽 20 ~ 24、厚 1.9 ~ 2.5、沿宽 4 厘米 (图五，2)。

Bb 型 小菱形纹。TJ1X : 36，泥质灰陶。残长 13.3、厚 2.3、沿宽 4 厘米 (图五，4)。

Bc 型 斜方格纹。TJ1B : 11，泥质夹细砂陶，青灰色。残长 13.5、残宽 17.5、厚 2.3、沿宽 4 厘米 (图五，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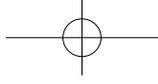
Bd 型 方格纹。TJ1D : 26，泥质陶，青灰色。瓦身与瓦沿为分体制作后拼合，断面处可见瓦沿包裹瓦身痕迹。残长 13、残宽 9.2、厚 2.1、沿宽 4.5 厘米 (图五，8)。

C 型 瓦沿饰两条叶脉纹。TJ1X : 35，泥质陶，青灰色。残长 12、残宽 5.4、厚 2.2、沿宽 3 厘米 (图五，6)。



图五 一号建筑址出土檐头板瓦

- 1.A 型 (TJ1D : 25) 2.Ba 型 (TJ1B : 14) 3.Bc 型 (TJ1B : 11) 4.Bb 型 (TJ1X : 36)
- 5、7.D 型 (TJ1X : 32、TJ1D : 28) 6.C 型 (TJ1X : 35) 8.Bd 型 (TJ1D : 26)



D型 瓦沿主体纹饰为三道凸棱，上饰戳印纹。TJ1D:28，残，泥质灰陶。中部凸棱上等距戳印有八朵梅花。残长14、宽26、厚2.4、沿宽4.4厘米（图五，7）。TJ1X:32，残，泥质陶，青灰色。第一道凸棱上饰管状物戳印的圆纽纹。残长3、残宽12.7、厚2.2、沿宽4.2厘米（图五，5）。

筒瓦 分为屋面筒瓦和檐头筒瓦。

屋面筒瓦，较为完整者14件。均为泥质灰陶。由瓦唇和瓦身两部分构成，瓦身涂有白灰，多数瓦身凹面两侧边缘经过修整。标本TJ1X:40，通长34、宽14.6~15.2、厚1.9~2.2、瓦唇长2.2、厚1.1厘米（图四，4）。

檐头筒瓦，较为完整者13件，瓦当背面与瓦身的连接处均有刻划痕迹，以增加附着力。根据瓦唇的有无分为二型。

A型 11件，均为泥质灰陶。有瓦唇，前接兽面瓦当。标本TJ1D:3，通体涂有白灰，瓦身近尾部有一钉孔，瓦唇稍残。长36、最宽处15.2、厚约2、瓦唇长2.3、厚约1、孔径约1.5厘米（图四，1）。

B型 2件，泥质陶，青灰色。无瓦唇，前接乳钉纹瓦当。标本TJ1X:13，通体涂有白灰，瓦身前端略宽。长30、最宽处15.6、厚2.2厘米（图四，2）。

瓦当 破碎严重，较为完整者28件，模制，通体涂有白灰，有兽面纹和乳钉纹两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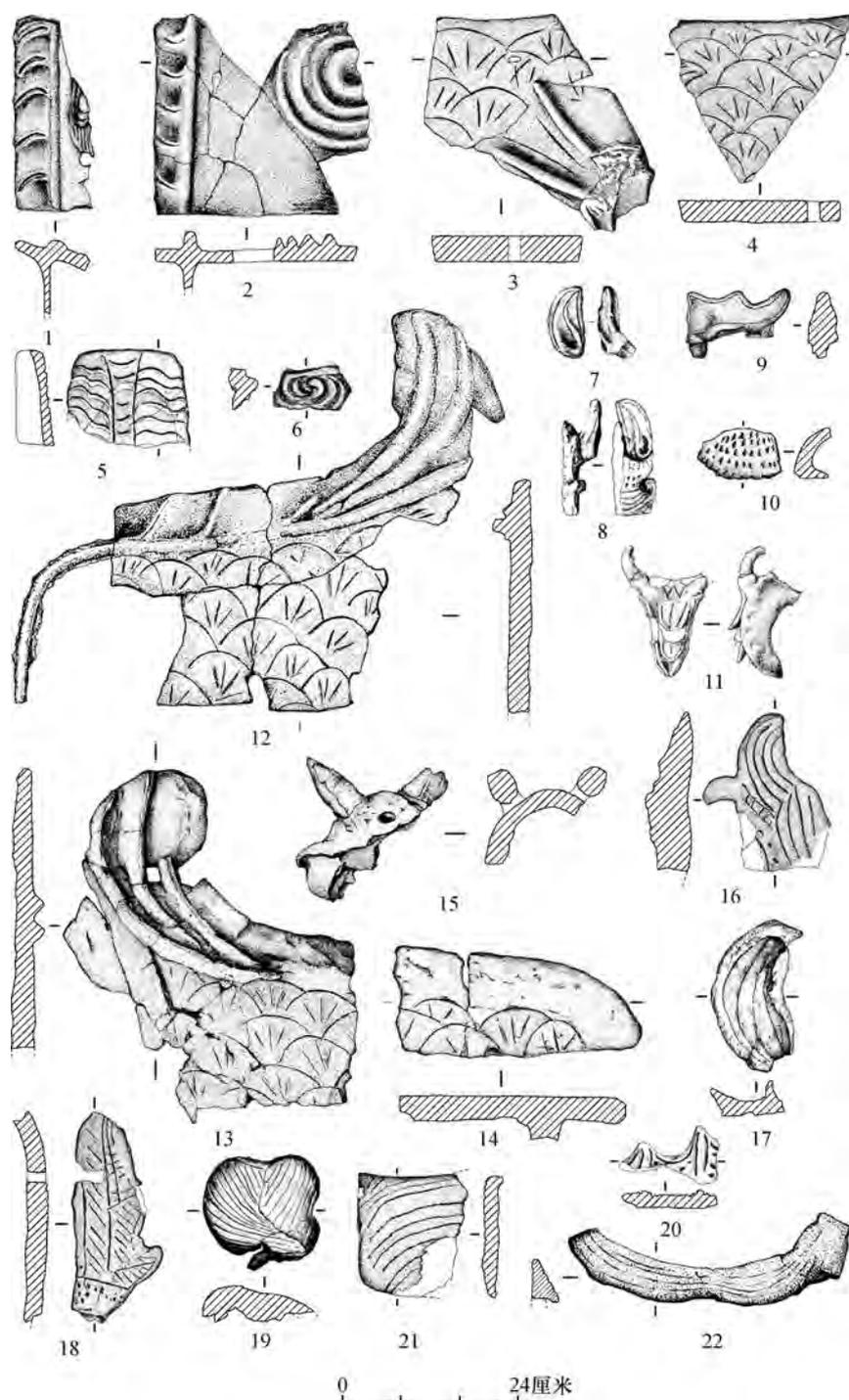
兽面纹瓦当 18件，均为泥质灰陶。中部凸起成兽面，双眉粗重，额上犄角上挑，眼窝深陷，双目凸出，双目之间有一乳突，三角形鼻，嘴扁宽，面部周围布满胡须，兽面外围饰一周珍珠纹，当边较宽，瓦当背面多内凹。标本TJ1D:6，直径13.8、当边宽2.7、厚1.6厘米（图四，5）。标本TJ1B:6，直径14、当边宽2.7、厚1.5厘米（图四，6）。

乳钉纹瓦当 10件，均为泥质陶，青灰色。中心一颗较大的宝珠，外围饰16枚乳钉，分别有一周凸棱环绕。标本TJ1B:1，直径14.8、当边宽2.2、厚1.2厘米（图四，7）。标本TJ1X:6，稍有变形。直径14.5、当边2.2、厚1.3厘米（图四，8）。

压当条 4件，泥质灰陶，内掺砂粒。标本TJ1X:48，长27.3、宽11.5、厚2.1厘米（图四，9）。

沟纹砖 3件，模制。标本TJ1:6，泥质灰陶。正方形，素面朝上，底面有14道凹纹。边长36、厚6厘米（图四，10）。

鸱吻残块 7件。均呈平板状，为分段制作拼接而成，由对称的两部分组成。TJ1D:48，泥质灰陶，残。一条棱状突起将表面分成两部分，外侧饰条状堆塑，堆塑上饰一道刻划纹，内侧可见堆塑造型的残部且有涂朱迹象，旁有一圆孔，孔径约1.8厘米，背面凸出部分为中间的连接构件，其上原应有一圆孔，孔径较大，表面有火烧的痕迹。残高26、残宽10.5厘米（图六，1）。TJ1D:49，泥质灰陶。与TJ1D:48形制相近，表面堆塑有泥条盘绕成圆盘形，直径约16厘米，高出板面约1.5厘米，表面有火烧的痕迹。高28、宽29.6、厚1.2~2厘米（图六，2）。TJ1X:80，泥质灰陶。尾端上翘，边缘饰条状堆塑，高出表面约2厘米，至尾端呈散羽状，堆塑上刻有浅槽，表面饰有鱼鳞纹，



图六 一号建筑址出土建筑饰件

- 1 ~ 4、12 ~ 14. 鸱吻残块 (TJ1D: 48、TJ1D: 49、TJ1X: 83、TJ1X: 84、TJ1X: 76、TJ1X: 80、TJ1X: 87)
 5、6、10、11、16 ~ 22. 饰件 (TJ1B: 25、TJ1D: 50、TJ1X: 79、TJ1X: 65、TJ1X: 85、TJ1X: 61、TJ1X: 86、
 TJ1X: 75、TJ1B: 23、TJ1D: 47、TJ1X: 81) 7、8. 兽耳 (TJ1X: 68、TJ1X: 66)
 9. 兽角 (TJ1X: 77) 15. 兽头残块 (TJ1X: 78)



背面有板状连接折断的痕迹,前端残,然边缘条状堆塑尚存。残高 55.5、残长 67、厚约 2.8 厘米(图六,13)。TJ1X:76,泥质灰陶,残。与 TJ1X:80 形制相同,应为其对称面。残高 49、残长 40、厚约 3 厘米(图六,12)。TJ1X:83,泥质黄褐陶。表面饰条状堆塑,最高处高出表面约 4.5 厘米,上缘有一扁圆孔。长径 1.7、短径 0.7 厘米,残高 30、残宽 31、厚 3.5 厘米(图六,3)。TJ1X:84,泥质黄褐陶。右上角有一扁圆孔,长径 1.8、短径 0.8 厘米,左侧残留一块堆塑残部,表面饰鱼鳞纹。残高 23、宽 25.5、厚约 3 厘米(图六,4)。TJ1X:87,泥质灰陶。边缘呈圆弧状,上残留有条状堆塑脱落的痕迹,饰有鱼鳞纹,背面有板状连接的痕迹。残高 15.5、宽 34、厚 3 厘米(图六,14)。

凤鸟及其残块 11 件。其中较完整者 1 件。TJ1X:74,泥质灰陶。双目圆凸正视前方,堆塑眼睑,喙部上有鼻孔,头顶角状冠,脑后翎羽残,眼部后方残留耳脱落后的痕迹,颈细长,鸟身近椭圆形,中空,鸟身两侧有双翼脱落的痕迹,颈部及周身饰有戳刺纹,尾部上翘,由三条泥条塑型,其上饰有刻划纹,鸟身下部为圆筒状,系套接之用。通高 38.5、鸟身长 21、宽 14、高近 10、筒高约 13、直径约 10、壁厚约 2 厘米(图七,4)。

鸟首 2 件。标本 TJ1X:73,泥质灰陶。与 TJ1X:74 形制相近,整体造型呈侧视状。残高 13 厘米(图七,6)。

鸟身 2 件。均与 TJ1X:74 形制相近,大小有差。标本 TJ1X:58,泥质灰陶。双翼,前端弧圆,饰戳刺纹,翼上饰横向线状刻划纹,末端略内凹,为分体制作后粘接,近身处较厚,边缘较薄,背部刻划纹呈鳞片状,尾部扁平上翘,饰纵向刻划纹,近根部饰戳刺纹,身体下部呈筒状。残高 24、长约 33、尾高 8 厘米(图七,5)。

鸟翼 2 件。泥质灰陶。均为左侧,表面附着有白灰。TJ1X:57,翼上钻有一圆形孔。长 17、宽 7.5 ~ 8.5、厚 1 ~ 3.2 厘米(图七,2)。TJ1X:59,长 16、宽 6 ~ 7、厚 0.5 ~ 3 厘米(图七,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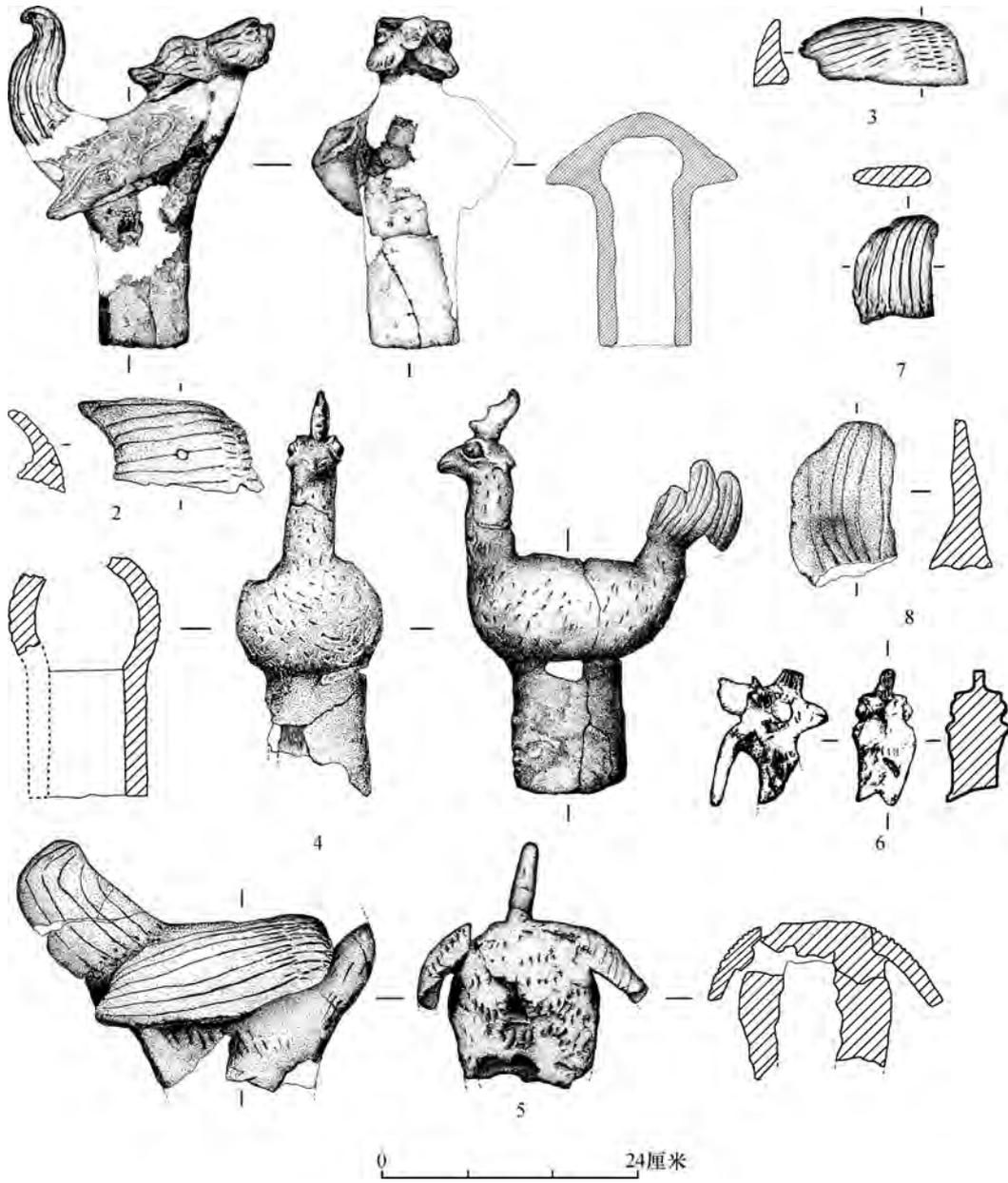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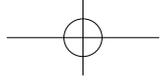
鸟尾 4 件。泥质灰陶,与标本 TJ1X:58 尾部相同。标本 TJ1X:60,残高 15.5、最宽 9.5、厚 1 ~ 5.8 厘米(图七,8)。标本 TJ1X:63,残高 10.5、最宽 7.5、厚 1 ~ 3 厘米(图七,7)。

异型鸟形饰件 1 件。TJ1B:26,泥质灰黑陶,残。头部略扁,双目正视,上眼睑饰有戳印纹,头上有冠脱落痕迹,喙残,猪鼻,脑后刻划有鬃毛,下颌处刻划呈羽毛状,翅膀展开,表面饰刻划纹和戳印纹组合纹饰,尾部上翘外卷,饰曲线纹,身体下部呈筒状。残高 31.5、宽约 18、筒高约 13、筒径 9、壁厚约 1 ~ 1.5 厘米(图七,1)。

兽头残块 2 件,均为泥质灰陶。标本 TJ1X:78,残,圆睛外凸,眼睑突出,角向后折,与头连接处饰戳刺纹,额中部有一孔,应系穿铁条之用。残长 17.6 厘米(图六,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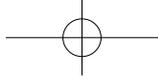
兽角 1 件。形制与标本 TJ1X:78 兽头上角形制相同。TJ1X:77,呈元宝状,角两侧用刻划纹表现出轮廓。长 14.2、高 9.6 厘米(图六,9)。

兽耳 8 件。均为泥质灰陶。捏塑出圆形耳蜗,末端上翘,表面用刻划纹突出轮廓,与板状饰件相接,连接处饰戳刺纹。标本 TJ1X:66,左耳,板状塑件上刻划有鬃毛,



图七 一号建筑址出土鸟形建筑饰件

1. 异型鸟形饰件 (TJ1B:26) 2、3. 鸟翼 (TJ1X:57、TJ1X:59) 4~6. 凤鸟 (TJ1X:74、
TJ1X:58、TJ1X:73) 7、8. 鸟尾 (TJ1X:63、TJ1X:60)



末端上卷呈凸起状，其内面较平整。残高 6.5、残长 16、宽 5.2、耳长 11、最宽 5 厘米（图六，8）。标本 TJ1X：68，右耳，耳长 9.5、最宽 4.8 厘米（图六，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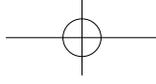
饰件 13 件。标本 TJ1B：23，泥质黄褐陶，残。单面涂朱，饰刻划纹和戳印纹构成的组合纹饰，背面素面，残高 8、残宽 13.5、厚 1.6 ~ 2.5 厘米（图六，20）。标本 TJ1X：65，泥质灰陶。侧视呈弧形，末端较尖，正面两侧边缘突起，上饰刻划纹，表面有 4 片叶状褶皱，末端 1 片残，尚存 1 颗獠牙。残长约 18.4 厘米（图六，11）。标本 TJ1B：25，泥质灰陶。截面呈弧形，边缘略薄，凸面饰横向刻划的折线纹，中部两道竖向刻划的弧线纹，凹面平整。残长 13、宽 17、厚 1 ~ 1.4 厘米（图六，5）。标本 TJ1D：47，泥质灰陶，残。平板状，上缘弧圆后卷，表面饰 10 道刻划弧线纹。残长 16、宽 14.5、厚 1 ~ 2 厘米（图六，21）。标本 TJ1D：50，泥质灰陶，残。表面饰螺旋状堆塑，上缘呈弧状。残长 10.6、宽 5.2 ~ 6.5、高约 3.7 厘米（图六，6）。标本 TJ1X：75，泥质灰陶。整体近圆形，中部一道刻划曲线纹将整体分为两部分，两侧均饰刻划纹，左侧较密且向末端汇聚，右侧稀疏，至末端似双尾交叠，稍残。长 17、宽 16、高 8 厘米（图六，19）。标本 TJ1X：79，泥质灰陶。整体呈半圆窝状，内壁光滑，外壁饰有戳刺纹，底面平整，应贴附在其他饰件上。残高 7 厘米（图六，10）。标本 TJ1X：81，泥质黄褐陶。平面呈弧形，刻划 4 道水波纹，两端残，从背面看应贴附于其他饰件上。残长 38 厘米（图六，22）。标本 TJ1X：85，泥质灰陶，残。形状规整，有一角状凸起，表面饰刻划弧线纹、带状刻划纹和戳刺纹，末端弧弯。残长 22、最宽 12 厘米（图六，16）。标本 TJ1X：86，泥质灰陶，残。似兽角，截面扁宽，末端渐窄，边缘刻划出轮廓，内部饰斜向刻划纹，右上部刻划方格纹，根部饰 3 道戳刺纹，背面附着较厚的白灰。残高 29 厘米（图六，18）。标本 TJ1X：61，泥质灰陶，残。边缘凸起呈内凹状，表面饰 5 道刻划纹，背面及侧面残留有白灰。残长 21、最宽 8.5、边缘最厚处近 4 厘米（图六，17）。

（2）铁钉

17 件，与地层中所出相同。标本 TJ1X：54，钉身顶端打成片状，略向两侧伸展，下端略残，弯折应为使用所致。长 6.7、最大截面 0.7 厘米 × 0.5 厘米（图四，11）。标本 TJ1B：19，钉身顶端打扁处理后折向一侧，钉身略扁，尖部较锐。长 6.4、钉身最粗截面为 0.5 厘米 × 0.2 厘米（图四，12）。标本 TJ1B：21，钉身顶端单侧锻打呈凿刃状，截面呈长方形，弯折应为使用所致。长 7.3、最大截面 0.7 厘米 × 0.4 厘米（图四，13）。标本 TJ1X：55，钉帽呈伞状，略残，尖部较钝。钉帽直径 5.2、钉身长 6、最粗截面 1 厘米 × 0.8 厘米（图四，14）。

（3）彩绘及彩塑残块

共 40 余块，均出自台基表面凹形台的北侧和西侧，白灰塑型，最大不足 10 厘米，最小不足 1 厘米，破碎严重，仅有 2 块可辨形状，其一为指尖残块，另 1 件为耳部残块。通过显微镜初步观察，基本了解用彩情况，现知有暗红、浅粉、橘、蓝和绿色，另发



现有贴金现象(图版三,7)。标本 TJ1:7,彩绘残块,片状,用暗红色线条勾勒出图案,并涂有浅绿及蓝色。残长约 7.5、宽 1.5 ~ 3.5、厚约 0.5 厘米(图版三,1)。标本 TJ1:8,彩绘残块,形状不规则,绘有暗红色线条。残长 3.5、宽约 2、厚约 2.4 厘米(图版三,2)。标本 TJ1:9,指尖残块,浅粉色。残长约 3.5、宽约 2、厚约 1 ~ 2 厘米(图版三,3、4)。标本 TJ1:10,耳部残块,双面涂彩,浅粉色,从耳蜗位置判断,应为右耳,耳垂上有耳洞,直径约 0.6 厘米,其内尚残存一小段铁丝,推测原挂有耳饰。残长约 5、最宽 3、厚 0.5 ~ 2 厘米(图版三,5、6)。

(二) 房 址

2 座。

1.F1 及其出土遗物

F1 起建于生土上,东侧地势较低处有垫土,房址破坏较严重,仅残存火炕的烟道、两处灶址、两块础石和一处砖铺地面。经清理推测,F1 应是一座南北宽、东西窄的长方形建筑,门向朝东。

火炕呈折尺形,位于房址的南部和西部,仅存三股烟道,南炕由东向西延伸,折而向北成西炕,末端残,然有明显向东汇聚的迹象,延伸过程中烟道底部逐渐抬升,高差近 0.3 米。南炕长约 2.3、宽约 1 米,内部两道烟墙系单坯错缝平砌,最高处尚存 6 层,土坯长 0.34、宽 0.16、厚 0.06 米;西炕长 9.6、宽约 1.2 米,土质烟墙,烟道宽 0.2 ~ 0.3、残存深度 0.02 ~ 0.24 米。南炕东端与双灶相连,系先于屋内东南部下挖成坑,于坑内用土坯砌筑成的连体灶,南侧较大者为 Z1,北侧为 Z2。

Z1 现存深度约 0.65 米,灶底距烟道底部高差近 0.4 米,灶口朝东,两侧立砖,下铺 3 块土坯为底面,上部破坏,宽 0.24 米;灶坑壁系土坯错缝平砌,近圆形,直径约 1 米;灶坑南壁保存较好,向上逐渐内收,形成一个弧面;Z1 直接与三条烟道相连,连接处下方立置 2 块立坯,俗称“迎风坯”。

Z2 位于 Z1 北侧,并排而建,灶口底部横置一块土坯,上部横置一块条形石,中部断裂略向下塌陷,灶口宽约 0.34、残高 0.14、深 0.16 米。灶坑壁亦为土坯砌筑,深 0.5 米,坑底近长方形,东西 0.6、南北 0.4 米,坑底距灶口底部 0.12 米。灶坑南壁依 Z1 北壁;西、北壁由单坯平砌,逐层内收,至灶上部开口变小,几近梯形;灶西南部通过一条烟道与南炕相连,烟道仅存底部,原应铺有石板,已碎裂塌陷。可知,Z2 仅为一辅灶,并非冬季取暖之用。

灶口外有一长方形土坑,南北 2、东西 1.1、深 0.4 米,坑底与灶口底部水平。坑的东南部填土中包含大量的板瓦残片,推测为屋顶铺瓦塌落所致;坑底有一层草木灰,内出兽骨、铜钱、小陶碗及玻璃环等遗物。



发现 2 块础石，其一紧贴南炕中部外缘，不甚规整，灰白色，最长 41、最宽 4、最厚 17 厘米。其二位于屋内西北部，紧挨西炕，北距烟道末端距离约 1.2 米，灰白色，不甚规整，最长 46、最宽 34、最厚 17 厘米。

房址内部发现了 8 块半南北向平铺的方砖，长约 2.7 米，方砖边长 0.31 ~ 0.33 米，厚 0.06 米，推测屋内原有方砖铺地，砖面高出灶前坑底部约 0.4 米。

房址东部为一层堆积较厚的灰褐色沙质土，内含大量的瓦片、陶片、动物骨骼，应为建屋之前平整土地时铺垫（图八）。

（1）陶器

分建筑构件和生活用具。

砖 两种，均为泥质灰陶。

素面方砖 F1:39，正方形。边长 31、厚 6 厘米。

长方砖 F1:38，长方形。长 33、宽 15、厚 5 厘米。

罐 2 件。F1:37，泥质黄褐陶。直口圆唇，溜肩，鼓腹，下腹斜收，底部残，素面。口径 8.3、腹径 17.3、残高 11 厘米（图九，1）。F1:41，泥质夹细沙黄褐陶。侈口方唇，束颈，弧腹，底部残。口径约 8、残高 7.2 厘米（图九，5）。

盆 F1:42，泥质灰陶。口部残，弧腹，平底，器表磨光，轮制。残高 10.2、底径 24 厘米（图九，2）。

小陶碗 12 件。均为泥质灰陶。素面，轮制。标本 F1:24，敞口方唇，斜弧腹，平底。口径 7.2、底径 3.8、高 2.3 厘米（图九，6）。标本 F1:30，敞口圆唇，斜直腹，平底。口径 7.2、底径 4.2、高 2.6 厘米（图九，7）。标本 F1:28，灰胎黑皮。直口，圆唇，微弧腹，平底。口径 7.8、底径 4.8、通高 3 厘米（图九，8）。标本 F1:25，微敛口，圆唇，弧腹，底微凹。口径 7.4、底径 4.8、高 3.2 厘米（图九，9）。

陶器 1 件。F1:40，残，泥质灰陶。折沿，沿部刻有纹饰，内底平整，外底凹凸不平，有手工控制痕迹。残长 7.6、残宽 7、残高 1.4 厘米（图九，13）。

纺轮 1 件。F1:13，泥质黄褐陶，磨制。圆形，中部有孔。直径 4.6、孔径 0.9、厚 1.4 厘米（图九，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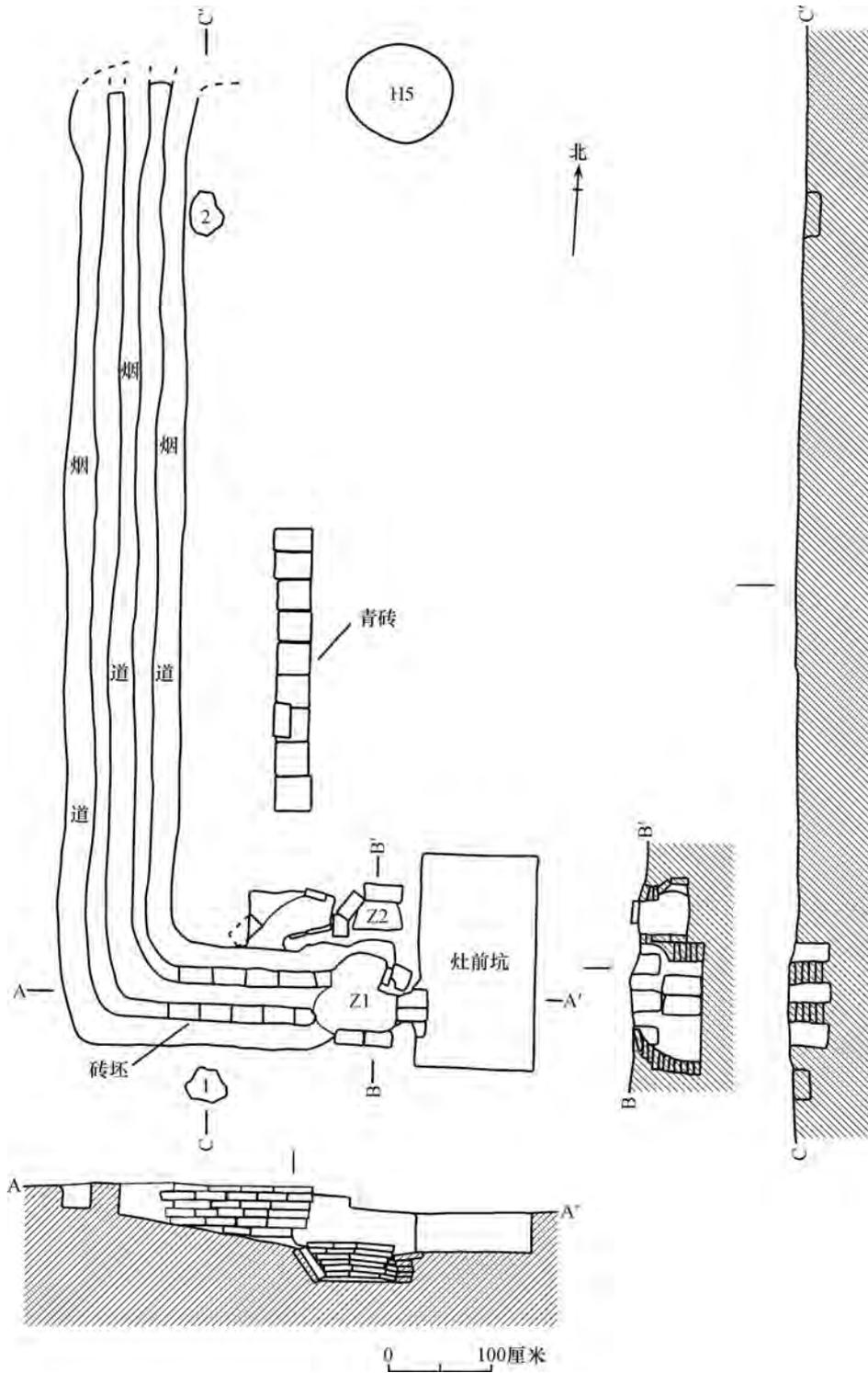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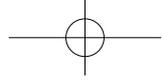
陶饼 1 件。F1:14，系泥质灰陶片打制而成，不甚规整。直径约 2.8、厚 0.6 厘米（图九，4）。

（2）瓷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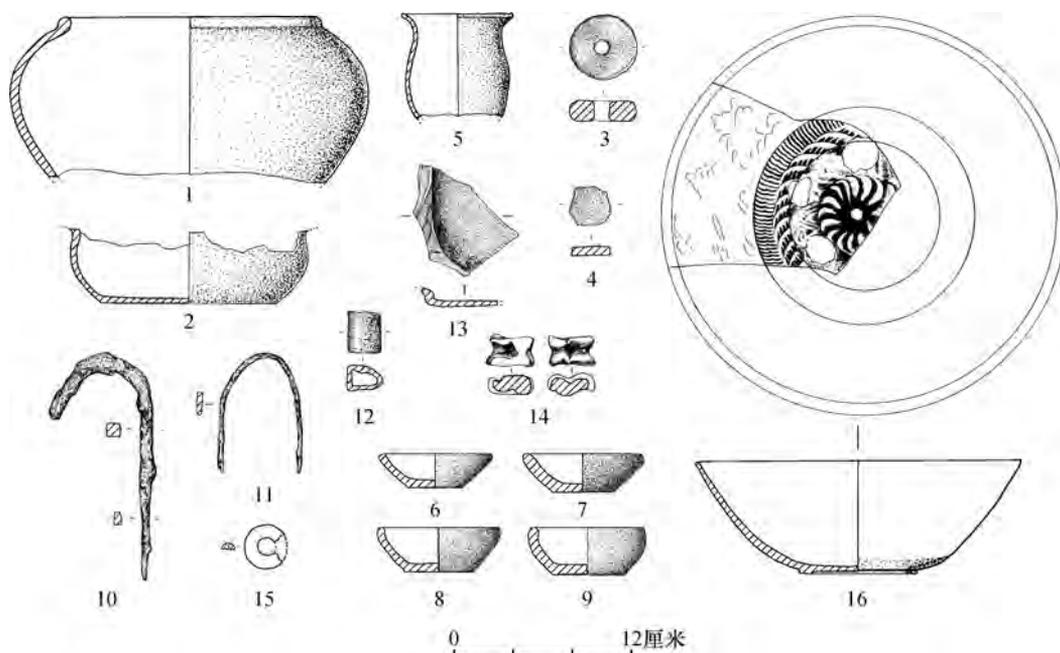
碗 1 件。F1:35，残。敞口，圆唇，斜直腹，下腹部弧折，圈足，白釉，内壁满釉，刻有花纹，内底可见三个支钉痕，外壁近底部及圈足未施釉。口径 22、底径 8、高 7.7 厘米（图九，16）。

（3）铁器

铁钩 1 件。F1:22，锈红色，铁条弯折成钩状而成，截面呈长方形。残长 15.6、



图八 F1 平、剖面图
1、2. 础石



图九 F1 出土遗物

- 1、5.陶罐 (F1:37、F1:41) 2.陶盆 (F1:42) 3.陶纺轮 (F1:13) 4.陶饼 (F1:14)
 6~9.小陶碗 (F1:24、F1:30、F1:28、F1:25) 10.铁钩 (F1:22) 11.铁条 (F1:17)
 12.铁管箍 (F1:18) 13.陶器 (F1:40) 14.羊距骨 (F1:36) 15.玻璃环 (F1:12) 16.瓷碗 (F1:35)

最大截面 1.1 厘米 × 0.9 厘米 (图九, 10)。

铁管箍 1 件。F1:18, 锈红色。长 2.8、壁厚 0.3 厘米 (图九, 12)。

铁条 1 件。F1:17, 锈红色, 呈 U 形, 铁条扁平且两端弧圆。长 18、宽 1.5、厚 0.4 厘米 (图九, 11)。

(4) 铜钱

11 枚。乾元通宝 1, 熙宁重宝 2, 元丰通宝 4, 绍圣元宝 2, 圣宋元宝 1, 不可辨识 1。

(5) 骨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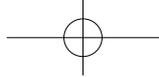
羊距骨 F1:36, 均出于灶前坑的东北角, 共 22 件, 其中 4 件有磨制和钻孔现象 (图九, 14)。

(6) 玻璃器

环 1 件。F1:12, 残, 灰褐色玻璃质。截面近似半圆形。外径 2.8、内径 1.3、厚 0.5 厘米 (图九,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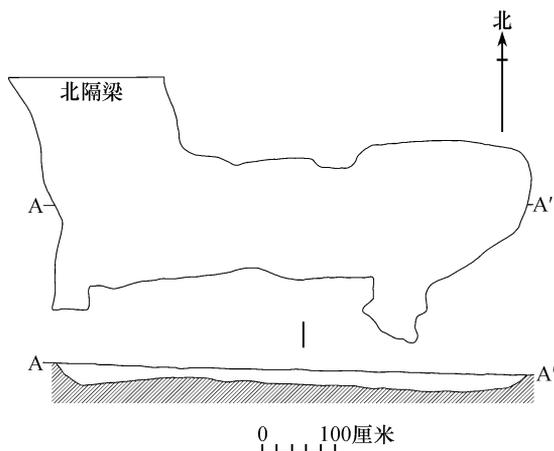
2. F2

起建于生土, 破坏严重, 烟道呈折尺形, 形制与 F1 相近, 未有遗物。



(三) 灰 沟

2 条。



图一〇 G1 平、剖面图

1. G1 及其出土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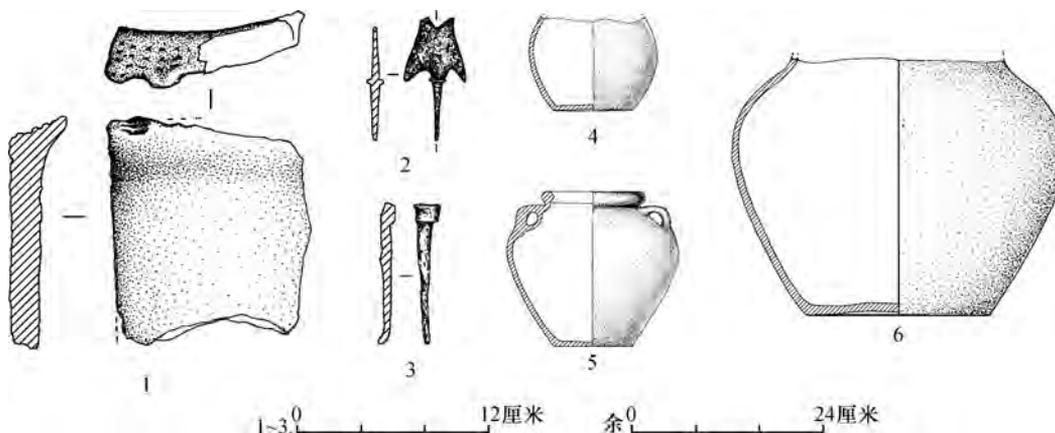
G1 开口于 1 层下，打破 G2 和生土。平面近折尺形，由东向西延伸后折向北，发掘区外的部分未清理。东西长 6.5、宽 1.5 ~ 1.7 米，北折部分清理长约 1.2、宽约 1.9、深 0.12 ~ 0.3 米。沟内填土为黄褐色，土质较为松软，出有陶罐、铁镬、铜钱、铁钉以及少量的砖瓦残块等（图一〇）。

Bc 型檐头板瓦 1 件。G1:1，泥质陶，青灰色。残长 14.5、残宽 12、厚 1.8、瓦沿宽 3.5 厘米（图一一，1）

铁镬 1 件。G1:2，锈红色。镬身较扁，前端呈燕尾形，稍残，尾端有双翼，圆形关，铤呈四棱锥状。长 7.8 厘米（图一一，2）。

景祐元宝 1 枚，G1:3。

陶罐 2 件，均为泥质灰陶。G1:4，口部残，弧腹，底微凹，表面粗糙，轮制。残高 12、底径 9.6 厘米（图一一，4）。G1:6，器表呈黑色。口沿残，溜肩，鼓腹，凹底。腹径 41、底径 23、残高 36 厘米（图一一，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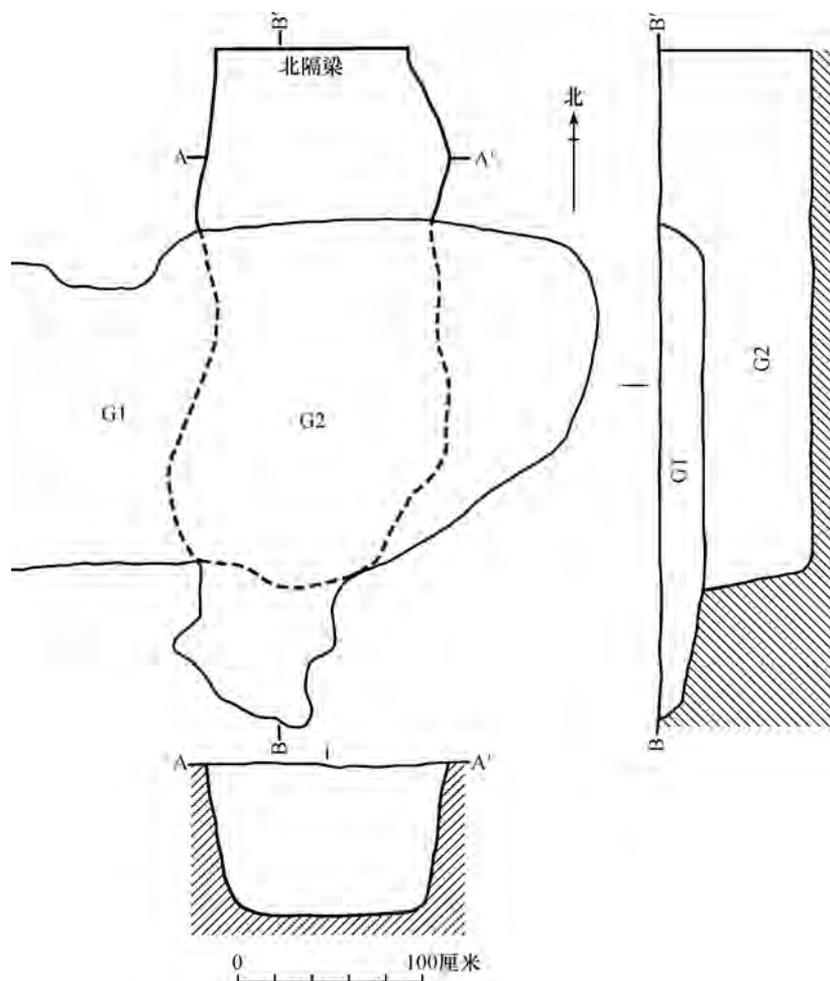
图一一 G1 及 H2 出土器物

1. Bc 型檐头板瓦 (G1:1) 2. 铁镬 (G1:2) 3. 铁钉 (G1:5)
4. 陶罐 (G1:4、G1:6) 5. 双耳罐 (H2:1)

铁钉 1件。G1:5, 顶端打扁且弯折贴近钉身, 钉身呈四棱锥状, 尖部略残。长 8.8、最大截面 0.9 厘米 × 0.5 厘米 (图一一, 3)

2. G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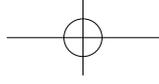
G2 开口于 1 层下, 打破生土, 南部被 G1 打破。南北向, 发掘区外部分未清理。清理区长 2.9、宽约 1 ~ 1.4、深 0.8 米。沟内填土为黄灰色, 略泛红, 内含烧土块, 并出有少量的砖瓦残块、泥质灰陶片及白瓷片等 (图一二)。



图一二 G2 平、剖面图

(四) 灰 坑

5 个, 均为圆形、椭圆形, 择其二以作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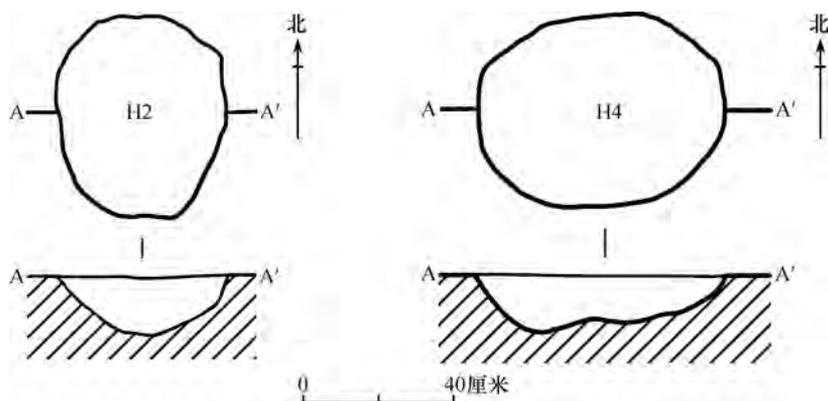
1. H2 及其出土遗物

遗迹开口于2层下，打破生土，开口呈椭圆形，斜壁，圜底。长径54、短径44、深16厘米。填土为黑灰色，土质松软，出有一双耳罐（图一三）。

双耳罐 1件。H2:1，泥质灰陶。口微敛，圆唇，沿略内折，矮领，溜肩，肩部有对称的桥状耳，鼓腹，下腹弧收，平底。口径13、腹径21、底径10、高18.5厘米（图一一，5）。

2. H4

遗迹开口于2层下，打破生土，开口呈椭圆形，斜弧壁，底不甚平整。长径64、短径50、深8~15厘米。填土为黑灰色，土质松软，内含烧土块及黑色灰烬（图一三）。



图一三 H2及H4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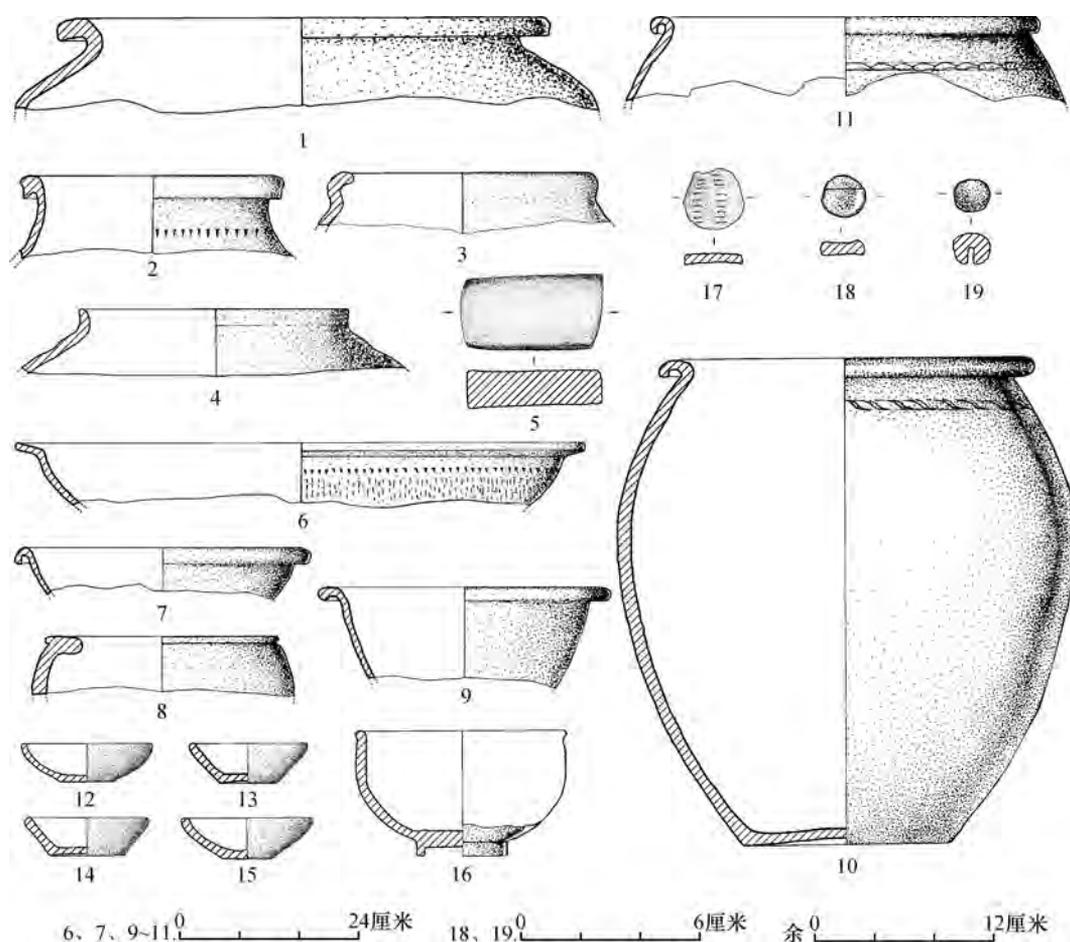
三、地层出土遗物

除第1层中掺杂的少量现代遗物外，余皆与第2层相同，故一并介绍。

1. 陶器

以泥质灰陶为主，少量泥质黄褐陶。容器类有罐、盆、小陶碗、瓮等，以罐、盆居多，多为素面，部分器表磨光，纹饰有附加堆纹、戳刺麻点纹、三角形戳刺纹和梳齿纹，均为轮制。

罐口沿 4件。均为泥质灰陶。T202②:11，口微侈，方唇，折沿，斜直腹。口径约33、残高6.1厘米（图一四，1）。T303②:10，口微侈，沿折至紧贴器壁，肩部饰一周三角形戳刺纹。口径约18、残高5.7厘米（图一四，2）。T303②:11，直口圆唇，素面。口径约18、残高4.4厘米（图一四，4）。T101①:2，口微敛，圆唇，沿略内折。



图一四 地层出土陶、瓷器

- 1 ~ 4. 陶罐口沿 (T202 ②: 11、T303 ②: 10、T101 ①: 2、T303 ②: 11) 5. 陶器 (T202 ②: 9)
 6、7、9. 陶盆口沿 (T303 ②: 8、T303 ②: 9、C: 5) 8. 陶钵口沿 (T201 ②: 10)
 10、11. 陶瓮 (C: 3、C: 4) 12 ~ 15. 小陶碗 (T201 ②: 4、T101 ②: 1、T201 ②: 5、T201 ①: 4)
 16. 瓷碗 (T201 ①: 5) 17. 陶圆饼 (T102 ②: 1) 18. 陶棋子 (T202 ②: 10) 19. 陶珠 (T203 ②: 1)

口径约 16、残高 3.4 厘米 (图一四, 3)。

盆口沿 均为泥质灰陶。T303 ②: 8, 敞口, 圆唇, 平折沿, 斜弧腹, 近沿处饰一周三角形戳刺纹, 器身饰梳齿纹, 器表经磨光。口径约 76、残高 8.3、沿面宽 3.5 厘米 (图一四, 6)。T303 ②: 9, 敞口, 卷沿, 器表经磨光。口径约 36、残高 7.2 厘米 (图一四, 7)。C: 5, 敞口, 沿微卷, 弧腹, 素面。口径约 34、残高 12.2 厘米 (图一四, 9)。

瓮 2 件。均为泥质灰陶。卷沿。复原 1 件。标本 C: 3, 弧腹, 小凹底, 近沿处饰一周附加堆纹, 腹部饰梳齿纹。口径 50、底径 28、高 66 厘米 (图一四, 10)。C: 4, 近沿处饰一周附加堆纹, 器表粗糙。口径约 49、残高 11.4 厘米 (图一四, 11)。

钵口沿 1 件。T201 ②: 10, 泥质灰陶。敛口圆唇, 内折沿, 器表磨光。口径约

16、残高 3.9 厘米(图一四, 8)。

小陶碗 7 件。均为泥质灰陶, 素面。标本 T201 ②: 4, 直口方唇, 斜弧腹, 平底。口径 8、底径 3.6、高 2.6 厘米(图一四, 12)。标本 T101 ②: 1, 直口圆唇, 斜直腹, 凹底。口径 7.2、底径 3.8、高 2.7 厘米(图一四, 13)。标本 T201 ②: 5, 敞口方唇, 斜直腹, 凹底。口径 8、底径 5、高 2.6 厘米(图一四, 14)。标本 T201 ①: 4, 敞口圆唇, 斜弧腹, 平底。口径 8、底径 3.4、高 2.8 厘米(图一四, 15)。

陶圆饼 1 件。T102 ②: 1, 系泥质灰陶片加工而成, 不甚规整, 仍可见原陶器表面刻划短线纹。直径约 4、厚 0.6 厘米(图一四, 17)。

棋子 1 件。T202 ②: 10, 泥质黑陶。手工捏制, 圆形。直径 1.5、厚 0.4 厘米(图一四, 18)。

陶珠 1 件。T203 ②: 1, 泥质黄褐陶, 施绿釉。扁球体, 钻有一孔。直径 1.2、孔径 0.3 厘米(图一四, 19)。

陶器 1 件。T202 ②: 9, 泥质灰陶, 内掺粗砂。长方形, 磨制, 器表附着白灰。长 9.4、宽 5、厚约 2.3 厘米(图一四, 5)。

2. 瓷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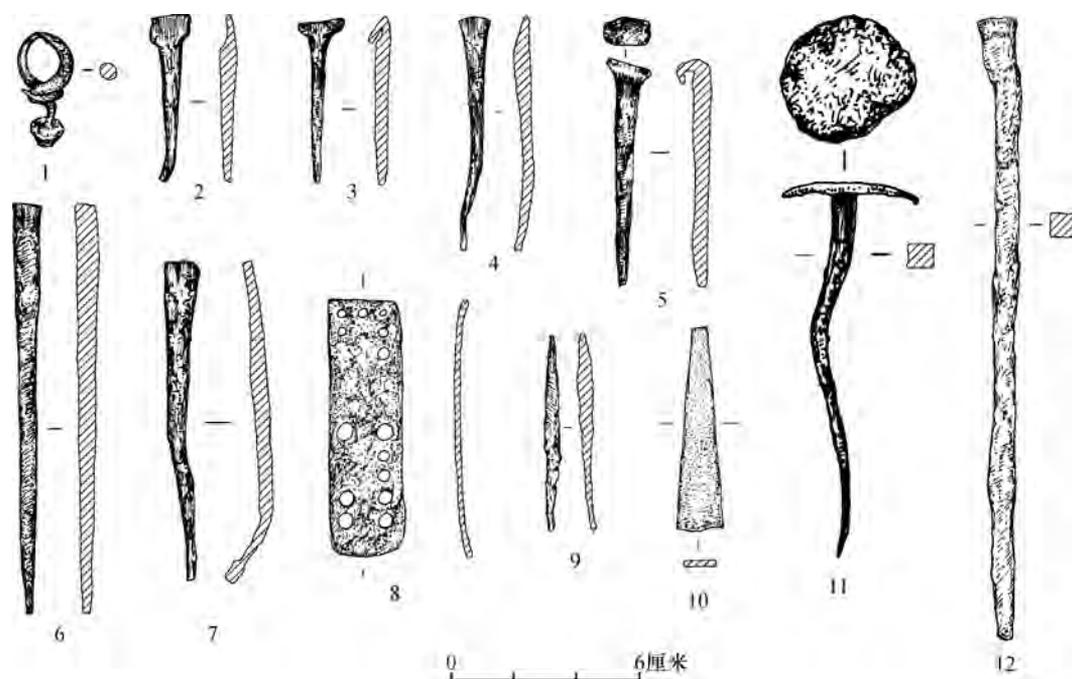
数量不多, 均为仿定窑白瓷, 可辨器型有碗, 复原 1 件, 系赤峰缸瓦窑产品。标本 T201 ①: 5, 残。直口圆唇, 下腹弧收, 内壁满釉, 内底有支钉痕, 圈足, 外壁近底部及圈足未施釉。口径 14、底径 6、高 8.5 厘米(图一四, 16)。

3. 铁器

铁钉 40 余件, 均为锈红色, 锻打而成, 钉身呈四棱锥状。标本 T303 ②: 4, 钉身顶端呈片状, 尖部稍残。残长 5.4、最大截面 0.7 厘米 × 0.5 厘米(图一五, 2)。标本 T303 ②: 3, 钉身顶端打扁, 弯折贴至钉身。长 5.4、最大截面 0.5 厘米 × 0.5 厘米(图一五, 3)。标本 T201 ②: 1, 钉身顶端单侧锻打呈凿刃状。长 7.4、最大截面 0.6 厘米 × 0.5 厘米(图一五, 4)。标本 T102 ①: 5, 钉身顶端打扁后折向一侧。长 7.1、最大截面 0.7 厘米 × 0.5 厘米(图一五, 5)。标本 T202 ②: 8, 钉身顶端可见直接打击的痕迹。长 13.3、最大截面 0.8 厘米 × 0.6 厘米(图一五, 6)。标本 T202 ②: 2, 钉帽呈伞状, 稍残。直径 4.2、钉身长 11.7、最大截面 0.7 厘米 × 0.7 厘米(图一五, 11)。

铁甲片 1 件。T202 ②: 3, 锈红色。圆角长方形, 有穿孔 14 个, 大小有别。长 8.2、宽 2.4、厚 0.2、孔径 0.3 ~ 0.5 厘米(图一五, 8)。

铁镞 2 件。T202 ②: 1, 锈红色。锥形, 铤较细, 下端残。残长 6.3、镞身最大截面 0.45 厘米 × 0.3 厘米(图一五, 9)。T101 ①: 1, 锈红色, 镞身前端扁宽, 平直刃, 铤较细, 略残。残长 11、刃宽 1.1、厚 0.3 ~ 0.5 厘米(图一五, 7)。



图一五 地层出土铁器

1. 环状铁器 (T202 ②:7) 2~6, 11. 铁钉 (T303 ②:4、T303 ②:3、T201 ②:1、T102 ①:5、
T202 ②:8、T202 ②:2) 7, 9. 铁铍 (T101 ①:1、T202 ②:1) 8. 铁甲片 (T202 ②:3)
10. 铁片 (T201 ②:9) 12. 铁凿 (C:2)

铁凿 1件。C:2, 锈红色。长条形, 顶端较平, 凿身上粗下细, 刃部略窄。通长20厘米(图一五, 12)。

环状铁器 1件。T202 ②:7, 锈红色。铁条弯折而成, 上端呈环状, 下端呈圆纽形, 环端及环纽之间部分有明显的磨痕。器身长3.6、铁条最粗截面直径近0.3厘米(图一五,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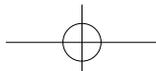
铁片 2件。T201 ②:9, 锈红色。呈上窄下宽的长条形。长6.5、宽0.5~1.6、厚0.15厘米(图一五,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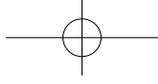
4. 铜钱

3枚。开元通宝2、太平通宝1。

四、结 语

金家遗址地层堆积简单, 各单位出土遗物具有很大相似性, 是一处同一时期单一文化堆积的遗址。清理F1时, 发现房址垫土层中的滴水残块与一号建筑址废弃堆积中所出的A型檐头板瓦一致, 推测F1的年代应晚于一号建筑址。F2亦起建于生土上, 位于





一号建筑址东北侧,可能为其附属建筑。

从一号建筑址出土的建筑构件和饰件风格观之,A型檐头板瓦与内蒙古巴林左旗罕山辽代祭祀遗址^[1]、陶西林场金代遗址^[2]、北京金代大葆台^[3]所出相似;Bd型檐瓦与德惠揽头窝堡所出风格相近^[4];D型檐瓦的戳印梅花纹,见于敦化林胜“二十四块石”^[5]、塔虎城^[6](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另有德惠后城子^[7]及西车家店金代遗址^[8]所出的装饰风格亦与之相近。乳钉纹瓦当与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出土的唐代莲籽纹瓦当风格相近^[9],参看洛阳出土材料,该类由莲花纹简化成的乳钉纹始见于唐代晚期^[10],金家遗址出土的乳钉纹瓦当时代应该更晚。兽面纹瓦当一直是宋、辽、金、元瓦当的主要纹饰,对比内蒙古出土材料^[11]、洛阳五代到北宋的出土材料^[12],可以发现一号建筑址所出的兽面纹瓦当既有早期兽面纹风格的遗留,又表现出晚期兽面纹的一些特征。凤鸟与俄罗斯滨海地区的尼古拉耶夫斯克遗址^[13]、金上京刘秀屯建筑基址^[14]、完颜希尹家族墓地^[15]所出相近,虽在具体的装饰风格和精细程度上有所差异,但整体造型颇为一致。鸱吻在吉林省境内的多处辽金时期的遗址中均有出土,位于平安镇的永平遗址即出有此类器物^[16],同时黑龙江肇源大青山遗址的采集品亦与之相近^[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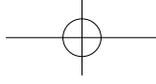
遗址中出土瓷器数量较少,均为仿定白瓷,瓷胎较粗,具有典型金代瓷器的特点。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敛口双耳罐与抚顺千金乡唐力村金代遗址^[18]、辽宁岫岩县长兴辽金遗址^[19]所出相近;陶盆与揽头窝堡^[20]、陶西林场^[21]出土器物相似;另外遗址中出土数量较多的小陶碗亦见于揽头窝堡和陶西林场等金代遗址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金家遗址时代应为金代。

我们对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了鉴定,以家畜为主,有猪、马、牛、羊、狗等。同时对多个遗迹单位的土样进行了浮选,获得大量的碳化植物遗存,可知农作物有粟、黍、豇豆、小麦和荞麦等,其中粟和黍数量较多,可见当时该地区的农业特点以种植小米为主。

金家遗址的一号建筑址结构较为特殊,且有彩绘及人物塑件残块伴出,就其性质而言,很可能是一座寺庙址;1、2号房址内有火炕,“房舍设置火炕是各地发现金代房舍的鲜明特点”^[22]。本次发掘,尤其是对一号建筑址和两座房址的揭露,以及大量建筑构件和饰件的出土,对研究白城地区金代建筑形式和建筑风格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参加发掘人员: 刘晓溪 刘玉成 聂勇 王聪
宋明雷 梁娜 周亚威 王欣
绘图: 王新胜 郝海波 王孟子
修复: 于丽群 林世香 高秀华 张玉春
动植物遗存鉴定: 杨春
照相: 赵昕 刘玉成
执笔: 刘晓溪 刘玉成



注 释

- [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巴林右旗文化馆. 内蒙古巴林右旗罕山辽代祭祀遗址发掘报告 [J]. 考古, 1988 (11).
- [2]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扶余县博物馆. 吉林省扶余县陶西林场遗址发掘简报 [J]. 北方文物, 2009 (3).
- [3]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 北京大葆台金代遗址发掘简报 [J]. 考古, 1980 (5).
- [4] 吉林省揽头窝堡遗址考古队. 吉林德惠市揽头窝堡遗址六号房址的发掘 [J]. 考古, 2003 (8).
- [5]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敦化市文物管理所. 吉林敦化市江东、林胜“二十四块石”遗迹的调查和发掘 [J]. 考古, 2009 (6).
- [6] 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塔虎城金代古城出土, 现藏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7]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吉林省德惠县后城子金代古城发掘 [J]. 考古, 1993 (8).
- [8]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扶余县博物馆. 吉林省扶余县西车家店金代遗址的发掘 [J]. 北方文物, 2009 (3).
- [9] 陈永志. 内蒙古出土瓦当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3.
- [10] 陈良伟. 洛阳出土隋唐至北宋瓦当的类型学研究 [J]. 考古学报, 2003 (3).
- [11] 贾洲杰. 内蒙古地区辽金元时期的瓦当和滴水 [J]. 考古, 1977 (6).
- [12] 陈良伟. 洛阳出土隋唐至北宋瓦当的类型学研究 [J]. 考古学报, 2003 (3).
- [13] Шавкунов Э. В. КУЛЬТУРА ЧЖУРЧЖЭНЕЙ-УДИГЭ XII-XIII вв. И проблема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тунгусских народов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Г 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90: 226.
- [14]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金上京刘秀屯建筑基址. 2002 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Z].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3.
- [15] 舒兰县完颜希尹家族墓地出土, 现藏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16] 永平遗址位于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 同为 2009 年配合琿乌高速公路建设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
- [17]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黑龙江大学博物馆. 黑龙江肇源大青山遗址调查 [J]. 北方文物, 2007 (4).
- [18] 王维臣, 温秀荣. 辽宁抚顺千金乡唐力村金代遗址发掘简报 [J]. 北方文物, 2000 (4).
- [19]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岫岩满族博物馆. 辽宁岫岩县长兴辽金遗址发掘简报 [J]. 考古, 1999 (6).
- [20] 吉林省揽头窝堡遗址考古队. 吉林德惠市揽头窝堡遗址六号房址的发掘 [J]. 考古, 2003 (8).



- [21]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扶余县博物馆. 吉林省扶余县陶西林场遗址发掘简报 [J]. 北方文物, 2009 (3).
- [22] 王承礼, 张忠培, 林沄, 方起东. 东北考古的主要收获 [J]. 东北历史与考古, 1982 (1).

Excavation on Jinjia Site of Jin Dynasty in Baicheng City, Jilin Province

Jili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From July to September of 2009, Jili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rchaeology carried out a salvage excavation on Jinjia Site of Jin Dynasty in Baicheng city. The total surface of 800m² has been explored, revealing a large architectural feature, two houses, two ditches and five pits, and discovering more than 300 objects including clay pottery, porcelain, iron and bone artifacts, bronze coins, etc. No.1 building is a terrace with a special bricks structure, colored and sculpted pieces have been discovered on the surface. Around the terrace, a large quantity of building components and ornaments have been found like eave-tiles, roof border tiles and roof ridge decorations with phoenix and various animal heads. This building can be interpreted as a temple. The excavation of No.1 building along with two houses provides an important set of data to research Jin Dynasty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and style.